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鈔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五

元 陳仁子 輯

問難

解難

揚雄本傳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容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

之說曰解

難其辭曰

容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口工聲調於比耳

比和也又
頰二反

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閔意

眇指

眇讀
曰妙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

旁薄猶言
蕩薄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

煩學者於彼

亶讀
曰但

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

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

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

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

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

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攖

戰膠葛騰九閔

攖揭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閔九天之門揭居足反

日月之

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唯嶢則

不能滂涵雲而散歎烝

唯嶢高貌滂涵盛也涵雲氣貌歎烝氣上也唯嶢音樵克滂

音勃涵一孔反歎音許昭反

是以宓

伏

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

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

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

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

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

物也骨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也

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大語叫叫大道低回

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

是以聲之眇者不可

同於衆人之耳

眇讀曰妙

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

棍同

也音胡本反

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

衍旁庶也

今夫絃者

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

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

掄引也和應也掄音踰和胡卧反

是故鍾期死百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

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服虔曰偃古之善塗墜者也斲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

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
取使之也○師古曰堅今之仰泥也硬技拭也故謂泥
者為硬人硬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今書
本硬字有作郢者流俗改之堅許既反師曠之調鐘
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鐘工者以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
消而求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
善調之鐘為後世之有知音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
前睹也幾讀曰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老子道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
矣責此非其操與

達音

崔駟

本傳駟字季伯涿郡安平人也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

遠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
失實駟擬楊雄解朝作達旨以答焉其詞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
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實
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鈎深
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九乾天有九重也離騷天
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窮至
賸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譖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
合符最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
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䟽軒冕以崇賢率敦德以厲忠
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鏤鄒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門

三台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朱闕

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
逸禽之赴深林蟲蚋之趨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
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
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

之設反

皇綱云緒帝紀

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大庭赫胥

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

趣各違

高辛氏帝嘗也

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

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擇與

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

或盥耳而山棲

盥洗也許由字

武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汙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汙吾攢口牽於上流而飲

或草耕而僅飽

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

之見莊子及高士傳

去而耕禹往見之則

或木茹而長飢

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

傳曰焦弁其蔬而
立槁於洛水之上

或重聘而不來

狂按與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

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與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

或屢

黜而不去

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

或冒

詢

火豆反

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

詢辱也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

語色斯舉矣荆而後集舉叶音據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

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

求諸野得

或漁父見兆於元龜

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

太公以釣干周西伯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驥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

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

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

方言云纒盛多也音奴董反

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舍

戚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謀謨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

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踏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其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禍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

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解而陳平權。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

出得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元珪冊顯功，昆

吾之治。

墨子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

吾之

勒景襄之鍾

國語晉魏顓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勲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

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

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

嚴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伊尹臯繇范雎蔡澤

夫廣廈成而茂木暢

遠求存而良馬繫

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

也陰事終而水宿藏

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

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功

畢而大火入

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

方斯之際處

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

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

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

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

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

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

孟子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樓

牽也字從手處子處女也

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

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

血競時利合而友

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時合而友不以道義

子笑我之

沈滯吾亦病子肩肩而不已也

肩肩猶區區也

先人有則而我

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

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

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

性命之所存

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

昔孔子起威於夾

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

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

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巖克捷於彊禦

新序曰卞

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鬪三獲甲首曰夫三北

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終也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也執謂謀略也史記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

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

王姑蘇之山也 **伍員樹功於栢舉**

伍子胥名負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

王闔閭闔閭甚勇之為興師伐楚戰於栢舉楚師敗績見穀梁傳

魯連辭言以退燕

史記

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

遂平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楚昭王為吳所敗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

欽定四庫全書



大遼備遺

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唐且

華顛以悟秦

唐且即唐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曰魏萬

乘之國稱東藩者以秦之強也今齊楚之兵以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

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發兵救魏爾雅顛項也華顛謂白首也

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

人也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見史記

原衰見廉於壺飧

昔趙衰為原大夫故曰原

衰左傳云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

宣孟收德於束脯

呂覽曰昔趙宣孟將

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脯之再咽而能視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

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
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
與脯
二束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劔口不敢言季札知

之為使上國未獻及還至徐徐君已死
於是乃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展季效貞於門

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
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

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
然姬不速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顏回明仁於度

較程嬰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較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

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應閒

張衡

本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鄆人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

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後選乃設容問作應問以露誠焉

有聞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

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

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

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

居又曰巫咸保又王家也

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

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

厥迹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

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
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
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
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

日官
史官

也左傳曰天子有日
官爾雅曰原再也

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

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
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

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

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
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

所用責衡何獨
妙思於機巧也

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

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

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蓋何不也銛利也諸

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

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

體屈已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

勲雪前吞婢恨不柔以意誰靳也

見左傳

應之曰是何觀

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

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執可學而行可力也天

爵高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

無益故益者面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

得而豫喪也貼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

非羞於心有猜則盞飧饌鋪猶不屑餐旌督以之列子曰東

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過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備之爰精目三鋪而後能視曰子

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嘻汝非盜邪吾我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嚙嚙而死

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袷

褐而襲黼黻或委市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

祿也

解短褐謂寤戚也委巾築謂傳說也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短也短音常主反

輸

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露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

腫朦

腫朦言未眙也劉攽曰案蔡邕亦有此二字作腫朦從日是也此誤

黃帝為斯深慘

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迹禍福乎下經緯歷

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

史記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

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衍陰陽

之事菟文志陰陽

流有風后十三篇

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

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

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執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

無二業事不並齊

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

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

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元龍迎夏則陵雲而奮

鱗樂時也涉冬則涸骨泥而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出之長能幽

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涸亂也

公旦道行故制

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

論六經以俟來辟

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

恥一物之不

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

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

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旂旒言為下所執持西

東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

燭之武鄭大夫縋縣絕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

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

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

魯仲連齊人也

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弛廢也柝行夜木也

從往則合橫來

則離安危無常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

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

咸以得人為梟夫士為尤故樊噲披帷

入見高祖

前漢書樊噲沛人也封武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

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

前漢書曰沛公方踞牀令

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

當此

之會乃鼃鳴而鼈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鼃鳴岐野鼈應於泉

故能

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奄受區夏遂定帝

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

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

山海經曰蚩尤

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

遂殺虫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魃也

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鼃鼃

蟄

見禮記

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

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

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見左傳

于茲搢紳如雲

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
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

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

見春秋

冒愧逞願必無仁以

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

史記

越王句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顧自取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

歛翁

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

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憚

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憚悶也

方將師天老而

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

及周眡

帝王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共餘知天規紀地典力技常

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菽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

同流俗

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未泮曼之無所用吾恨

輪扁之無所教也

見莊子

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

吾感去盡附鳴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

禮至以掖國作銘

見左傳

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

全城

見左傳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見前漢書

蒲

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

見列子

奕秋以碁局取

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

羣彼數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

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
數子謂其豹以下也

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

見左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

前洪書東方朔曰
首陽為拙柱下為

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
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

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

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抵疑

愚曰以利害優劣言若自揣者而未
撫季札四人自況頗不倫姑取之耳

夏侯湛

晉書本傳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時湛中
策拜郎中累并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

其辭
曰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

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晷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

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容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執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吞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

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
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
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
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
豈能隱几以覽其繁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
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
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

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
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
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
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
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
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
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
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

崎傾逐巧黠妍嘔喞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
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
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
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
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
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

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埽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執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整對便欲坐望

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增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

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
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
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
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
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
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

桓文之勳拭挹管仲蹉電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
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虛化爾養
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
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蹶蒲結切躡光結切鄙事取才
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喻風飲露
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
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
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容曰聖

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
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
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
湯寧戚之逐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
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
登阿衡寧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
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
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

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驂騑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鴛鴦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劬

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
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
文傳說操築以寤王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
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
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
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
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擬客難

愚曰士為恬退之辭皆其不得志也晉
末年不受趙王倫記室之命乃為高耳

東哲

晉書本傳哲字廣
微陽平元城人

東子間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藻
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
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
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
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
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萃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巍然山峙潛

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
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
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瑯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
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
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執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
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
事博陸憑鷓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
驚沈鮪徒屈靈蟠於埴井眇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

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
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
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
徒以曲畏為梧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
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執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
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
玉繩直孰若茹藿飡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
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

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戡羽族
翔林蠖蛄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
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
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
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
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
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道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
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威之

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
遊魏弑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
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
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
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
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
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蹙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
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

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
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
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
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
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何舍何執
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
惟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
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

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興玄鑪為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弃雉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綉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對儒

愚曰此標筆鋒多矣而曹毗推一時之多賢揆諸己以自貶不謂之賢可乎

曹毗

晉書本傳毗字輔佐燕國人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顯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

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穉排
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
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
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
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
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
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駮
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篋之量而塞

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
若謂是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
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
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克勞府
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
技竒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
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為實實福萌禍
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陰瑤林於

蓬萊絕世事而儻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鯁者矣蒙竊惑
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
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
安以瞻珠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
麓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
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
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
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

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
理全故三典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
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
風澄於俗波清於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儀鳳於靈
山流玉醴於華闈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
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
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客傲

愚曰銅山東崩洪鐘西應璞之明於氣類深
哉卜筮豈足自貶乎彼傲凶德也答之淺矣

郭璞

晉書本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

傲客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
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
慶雲陵扶搖而踈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
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
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
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

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
粲然而笑曰鷓鴣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
然將祛子之感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軋光
墜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
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
蒲帛之招羈九有之竒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
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駟驕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
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

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
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
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
蚓蟻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
裏三秀雖豔糜於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
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處
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
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恠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

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
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
我懷寄羣賴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
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
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汜
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頽駮
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物
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

觀者必閔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
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
言樂天者舟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嬰娑於林窟
巖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
焦先混沌而槁杕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邈形以倏忽
吾不樂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文選補遺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六

元 陳仁子 輯

史叙論

愚曰史有叙論自司馬遷始魯史以前未論也子長以縱橫馳騁之奇才作為史記數十

萬言史法至此為之一變班且不能及而况范乎昭明略而不取何也今摘數篇于此若班范可採者姑略嗚呼叙論作而

春秋褒貶之筆微矣

六國年表

愚曰六國之興成亦天運耳故地無常利推移之者天也粵自黃帝邑于涿鹿

以來顓帝邑于龍城舜耕于歷山箕子建國朝鮮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歸于西上西土

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
氣在西人十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
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富盛
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
襄漢以南達于湖廣江湖以南斥于閩海安史
之亂皆禍所不及由是東南十一路秦然安堵
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
也自南自北王氣各有攸在而司馬遷謂起事
專在東南成功專
在西北非的論矣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

索隱曰即秦國之史記也故下云秦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

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

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
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
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

臚訓陳也
又音旅

及文公踰隴攘夷

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
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
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
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
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

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逢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萬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

北故禹興於西羌

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正義曰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

冉駝國皆西羌

湯起于亳

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

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

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

索隱曰按言俗學淺識舉而笑秦此猶耳食不能知

也味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索隱曰按此表

起周元王元年春秋迄元王八年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

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愚曰封建之論是非相半然以執論之國大則賦多賦多

則兵衆其為亂也易國小則賦微賦微則兵寡其為亂也難以李唐藩鎮之禍證之可知矣特古今一代之初興必反前代之政然其間固有非糝政而不必盡反者此一代之制所以為善也且以封建言之周千八百并而十二二并而七七并而一其間強之陵弱生民之禍何能一日安秦因六國之盡滅而昔之為諸侯者蕩不復存無以牽制于我乃改而郡縣之蓋郡縣

無根深蒂固之禍而封建者長子老孫不可猝
拔此其弊之由草固非秦之能也意者天亦厭
其相刃相剷之至使至此也此固天下之一大
機也漢之初不必反其政也而反之是故其封
異姓也異姓叛封同姓也同姓叛豈當時所封
其人果皆性惡乎國大則賦多賦多則兵強孰
使然也且以春秋戰國戰爭相尋之禍秦親於
其身而痛之漢去秦僅三十年豈不知之而猶
曰封建封建云者獨自見禍也夫以銷印之日
高帝亦知六國後之不可立矣異姓同姓之封
是非六國之六國也而封之又何見乎吁此封
建之未易復乃一定之說就使復之則亦反而
求諸古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則其國小變
遲猶本至如韓彭吳楚之亂近在目睫也漢毋
乃以匹夫取天下得之易與之易而不計其禍

之不少徐乎或曰當時韓彭之倚負不世之功
非大封無以滿其望是亦高帝不得已而為之
也然則同姓諸王其何功乎是亦不思之甚也
矣○又曰漢初宗姓諸王無戰功而有分土唐
初宗姓諸王有
戰功而無分土

司馬遷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
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

五十五

索隱曰秦漢書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餘顧氏據
左傳魏子謂成鱗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

之國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四十人是也
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

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

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執弱也漢興序

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

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

徐廣曰齊楚荆淮南

燕趙梁代淮○索隱曰徐氏九國不數吳蓋以荆絕乃封吳故也仍以淮陽為九今案下文所列有十國者以

長沙異姓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

太原以東至遼陽

遼東陽縣

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

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

東帶江淮穀泗

穀水在沛

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

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

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

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

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

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

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為淫

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

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

秦武帝用

主父偃言而下推恩之令

故齊分為七

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為七

趙

分為七

河間及廣川中山常山清河

梁分為五

濟陽濟川濟東山陽

淮南分三

廬江衡山

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

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

適音宅或作過

是以燕代無北邊

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

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具所有

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正義曰景帝時漢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為郡吳長沙之國南至嶺南

嶺南越未平亦無南邊郡

齊趙梁楚支郡名山波海咸納於漢諸侯

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

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諸侯間犬牙相臨

謂交錯相銜如犬牙故云犬牙相制言犬牙參差也

秉其阨塞

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執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執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惠曰建元以來之封爵與漢初功臣異矣而太史公紀之

曰七十二國諸氏補餘四十五國何邊功之多
若是邪中國一統而馳志如此是亦不可以已
乎不知費幾萬生靈能
成此諸封爵也惜哉

司馬遷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
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侷於祖考矣

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

應當也荼音舒徵音澄

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
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愚曰分王子弟親親之恩也誼之遺策也遷之

言似頌似諷讀者可以洞悟

司馬遷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

天下賴之

外戚世家

愚曰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遷終歸之命焉然則呂后之禍具殆出於

天而非人乎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

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

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應劭

云九江當塗有禹墟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偷生啓也

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國語桀伐有施人以末喜女焉韋昭云有施喜姓之國末喜其女也

殷之興也以有娥有娥

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

紂之殺也嬖妲己

國語殷辛伐有

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按有蘇國也

己姓也妲字也色愷云妲音丁達反

及大任

系本云帝嘗上妃有郇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姬名履大人迹生后稷大任文王之

母詩云摯仲氏任又曰摯國任姓之中女

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

音似幽語曰幽

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按褒是國名姒是其姓即龍榮之子褒人育而以女於幽王也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是史蘇之詞及列女傳

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

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

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

慎與人能宏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

妃音配又如字

君不

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

不能成子姓

禮記云姓者余姓謂衆孫也即趙飛燕等是也

能成子姓矣或不

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

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貨殖傳

愚曰世識遺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遺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

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為者非專崇貨利也改其後也謂烏氏保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美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

夫班固踵遷史叙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古緝糴弄之餘陶朱倚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為誇書其得固以自道矣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

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眇音妙論

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

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

穀木名皮可以為紙纊山中紵可以

為布旌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

錫連

音蓮鉛之未煉者

丹沙犀瑇瑁珠璣齒草龍門碣石

龍門山在

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

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

往往山出棊置

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

此其大較角也皆

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

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
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
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
不辟闕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
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與而巧者

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邱地瀉昔鹵人民寡
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

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天府
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

則桓公以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
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

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
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
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
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
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

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已蜀寡婦

清

漢書作巴寡婦清已寡婦之邑清其名

其先得丹穴

涪陵出丹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谷

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

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
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
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筴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
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間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
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
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
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

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漢書音義曰五

十牛蹄角千

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

千足羊澤中千足彘

二百五十

頭水居千石魚陂

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

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

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

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六斛四斗

也若干畝卮茜

卮音支卮支也茜音蔣一名紅藍其花染緇赤黃也

千畦薑韭

千畦

二十五畝田畦猶壠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

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
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
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
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無巖處竒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

釀千无酤醱醋云酒酤

醱醬干瓠

閩江反

醬干瓠

都甘反

屠牛

羊羸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草竹

竿萬个

竹曰个木曰枚

其輶車百乘

輶音遙小車也

牛車千兩

車一乘為一兩

風俗通云箱輶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

木器髹者千枚

髹音休漆也

銅器千鈞

素木鐵器若厄茵千石

百二十斤為石

馬蹄躡千

躡若反

牛千足

羊羸千隻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

丈采千匹榻布皮草千石

榻吐合反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白疊木綿所織非中

國有漆千斗藥麩鹽豉千答鮫魚千斤

正義曰鮫音堂又音鮫說文云

鮫海魚也鮫音齊被反刀魚也

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孤鮑

彫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

鍾六斛四斗果

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

子貸金錢千貫節馭會

馭音祖朗反馬僧也

貪買

三之廉賈五之

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賈而賈未可賈而賈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賈

賤乃賈故十得五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

律也佗雜業不中

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

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
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
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
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
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說文云戰角者
脂無角者膏辱
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漢
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
萬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傲耳濁氏連騎馬
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

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孟子荀卿傳

愚曰漢初不知尊孟子夫孟子接孔氏之正傳仁義七篇果果行世豈可

與諸子同科遷也以孟荀同傳已不倫矣而史以騶子淳于髡等出處實之何卑孟邪蓋至揚雄始以孔孟並稱韓愈始以孟氏配禹何孟子之見知於世若是其晚邪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儒林傳

愚曰孔甲先聖後也任止之義豈無風傳而乃從陳涉烏是殆秦之阮焚其禍不可

少忍直以佛胎不擾待之或可解一時之倒懸耳而卒死於是憤有日矣乃若方朔一奏區別選用之法亦古遺意而遷則推文學之興是由武帝豈得盡以謗書議之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索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

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

昨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
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
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索隱曰
後之記

者夫詞也按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周鄭
齊宋曹衛陳楚祀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

曰苟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
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

相

素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子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

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

存子張居陳

今陳州

澹臺子羽居楚

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

子夏居西河

今汾州

子貢終於齊

今青

如田子方段干木

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

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

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

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

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阮術士

正義曰顧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慈儒

鄉溫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相傳以秦阮儒處也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

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

為陳涉博士

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

瓦合適

丁革反

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

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

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

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培申公
名一作

陪於齊則轅固生

姓轅名固
生其處號

於燕則韓太傅

名嬰為常
山王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名勝字
子賤

言禮自魯高堂生

秦季有
高堂伯

伯是其字此云生者
亦先生者字呼之

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

自胡毋生

母音無胡毋
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

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自此以下皆公孫弘奏請之

制曰蓋聞尊民

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

孔臧也

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故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

二千石謹察可者

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
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
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
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
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
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
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補左右內史後
改為左馮翊右

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

文學掌故補郡屬

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

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

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

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日者傳

愚曰此日者傳也若拘拘然以日者求之則失其意矣

司馬遷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

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

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

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

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易先

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

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

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與而

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

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
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
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
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
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
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
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
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

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

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

疵音贊熾趨足恭也音熾

相引以

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

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
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
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
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
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
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
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
不孰不能適

音釋適
猶調也

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

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弁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

策定卦按式正碁

徐廣曰式音拭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

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筮之狀正碁謂下以作卦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做文王
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
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
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
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
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
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

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

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
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
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
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騾為駟而鳳
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
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
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

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
喋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
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
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
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
見奪糈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糈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
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
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
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

者也

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本根也

酷吏傳

愚曰有虞諸賢自禹之外尚為桀之後周為稷之後秦為伯益之後獨庭堅不祀馬

何也以其用刑也嗚呼用刑如臯陶猶且若是
況用刑而慘後當何如遷著呂后之臣與晁錯
之禍其速如此真可為戒論者惟參語武后時
周興來俊臣之禍出爾反爾猶可凜然於斯

司馬遷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

網罟密矣

鐵鹽論云秦法密於疑脂

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

興破觚而為圜

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从秦之政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斷

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茲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奪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游俠傳

愚曰游俠之名蓋起於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

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

遭者然耳作其所為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台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

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

莊子

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瓮牖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

褐衣蔬食不厭

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

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

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

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

困於棘津

徐廣曰在川廣○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有之石濟津故

南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

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

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

嚮其利者為有德

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

故伯夷醜

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

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

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

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

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
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
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
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

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
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

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
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孟嘗春申平原

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
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

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滑稽傳

愚曰進言之道正言之者易逆而謫言之者多中但取其合於理而已三代而上多

以正言如臯夔稷契是也三代而下多以謫言如賴考叔之於莊公是也馬遷作滑稽傳首言六經之道繼之曰滑稽微中嗚呼一言而中於理雖非出於六經之正勿責也史言東方朔談諧似正滑稽詎可少哉

司馬遷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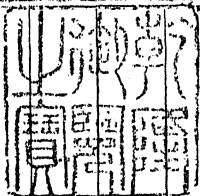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尊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

不大哉謨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文選補遺卷二十六